

# 驴皮记绝对之探求

## 目 次

驴皮记 .....	梁均译 1
灵符 .....	3
冷酷的女人 .....	82
濒死的人 .....	197
尾声 .....	294
绝对之探求 .....	王文融译 297

## 前 言

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一封信中,曾这样概括《人间喜剧》的构思:“第一部分‘风俗研究’,将全面反映社会现状——社会结出的各种‘果’。任何一种生活处境,人情世态,男人和女人的性格、生活方式、职业行当,社会圈子或地域,无论老年人、成年人、儿童还是政治、司法、战争,无一遗漏,在它的各个部分,人类心灵的历史和社会历史交织在一起。……第二部分是‘哲理研究’。反映了‘果’以后,再来追根溯源,找出它们的‘因’。‘风俗研究’已经描绘了感情及其波折、生活及其沉浮;‘哲理研究’则要解释产生这些感情与形成这种生活的原因,说明社会与人类赖以存在的条件。我已纵览社会,为的是描绘它;我还要继续勘探社会,为的是对它作出评断……继‘果’和‘因’之后,还要有分析研究……因为,在列举了‘果’,分析过‘因’以后,就该着手探讨原则了……”<sup>①</sup>

“风俗研究”无疑是《人间喜剧》的主体,其中一些名篇,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诸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但“哲理研究”中亦不乏珠玑之作,其重要性实不在上述作品之下,如《驴皮记》、《绝对之探求》、《红房子旅馆》、《玄妙的杰作》、《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等。这些作品由于着眼于哲理探讨,较之一般的小说更有深度,更富概括性、普遍性,

---

<sup>①</sup> 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第1卷第205—206页。

也更能反映作者的思想。为了准确地理解与把握《人间喜剧》的精髓,这部分小说是不可忽略的。而且,正因为“哲理研究”侧重分析人类的精神现象,不拘泥于摹写现实,其艺术表现手法也更为大胆、丰富,往往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导入某些荒诞、魔幻等超现实的成分。

《驴皮记》是“哲理研究”中最有世界影响的一篇,一出版就引起了德国文豪歌德的强烈兴趣,立即断言“这是一部新型的小说”。高尔基也曾对这部小说中的艺术技巧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这部作品里,神秘荒诞的形式非但不妨碍作者表述对现实矛盾的感受,而且比纯粹的真实更加强烈、更加深刻、更加激动人心。小说中的驴皮,本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它,拉法埃尔·德·瓦朗坦的经历仍然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的奋斗、失败、纵欲直至死亡,完全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他在走投无路时获得一笔巨额遗产,这并不一定需要灵符的帮助;他早年的艰苦和后来过度的纵欲使他未老先衰,过早地接受了死神的召唤,这也不算什么出人意料的结局。但作者别出心裁地用一张驴皮来象征拉法埃尔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象征人的欲望和生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果然,有这张驴皮和没有这张驴皮,艺术效果大不一样。驴皮成了拉法埃尔的生命的物质表现,它把生活中某些不易察觉的现象,把人的欲望和生命间的有机联系,用非常具体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表现得那么鲜明,那么直接,不能不产生震慑人心的力量。

巴尔扎克写作《驴皮记》的年代,正值他经历了十年闯荡,尝尽了人世的辛酸,亲身体会过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以后的一八三一年,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人类为了谋求生存,尚且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如果想要追求某种大的快乐,满足某种强烈的欲望,则无疑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作者

通过古董商的嘴点明：“人类因他的两种本能的行为而自行衰萎，这两种本能的作用汲干了他生命的源泉……那便是‘欲’和‘能’……”你要长寿么？那你就该清心寡欲，这样就能免除一切痛苦、忧虑，避免一切呕心沥血的搏斗和失败的烦恼，然而你的生活也就无所谓欢乐，无所谓幸福；你想快乐么？你有欲望么？那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

这样一条思想线索，几乎贯穿了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欲望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动力，是一切发明创造和成就的来源，同时也是人间悲剧的根由。《绝对之探求》中的主人公，化学家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出于对化学的热爱，出于探求大自然本原（亦即“绝对”）的激情，挥霍了六代人积下的巨额财产，毁掉了家庭的幸福。他成为侵吞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坏父亲”，几乎是害死妻子的“凶手”。他被剥夺了治家的权力，放逐到外地达七年之久。最后，终于为了那未完成的研究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如同“风俗研究”中的作品一样，巴尔扎克的哲理小说同样以形象塑造作为主要艺术手段。但正如作者本人所阐释的：“在‘风俗研究’中，写的是典型化了的‘个性’；而在‘哲理研究’中，则是写个性化了的‘典型’。”<sup>①</sup>《驴皮记》中的拉法埃尔·德·瓦朗坦和《绝对之探求》中的巴尔塔扎尔·克拉埃，都属于这种个性化了的典型。他们是人类某种精神现象的化身，他们的悲剧概括了同类型人物带规律性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典型比“风俗研究”中的人物典型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拉法埃尔有一颗痛苦的、充满欲望的灵魂，他不幸身无分文而又不安于贫困。他曾经在研究和思考中耗尽心血，一心想凭自己的才能取得财富和光荣，然而这种努力几乎满足不了维持生命

---

<sup>①</sup> 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第1卷第205页。

的最低需要；他继而到上流社会的沙龙中去闯江山，指望娶一个有财产的贵妇，结果受到无情的嘲弄。他日夜遭受欲望的煎熬，而且欲望由于得不到满足而变得分外强烈。他在失去一切希望后走上了慢性自杀的道路，想在纵欲中了结一生。在这个阶段，拉法埃尔为了求得一天的快乐，哪怕以生命去换取也在所不惜。所以当古董商将驴皮的神奇作用告诉他时，他毫不犹豫地抓过来嚷道：“我就喜欢过强烈的生活。”既然他已经决心投身塞纳河，怎会惧怕以生命去换取欲望的满足呢！巴尔扎克写道：“对于某些生不逢时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然而事实上，当拉法埃尔的第一个欲望得到满足，获得一笔巨额遗产时，他所感受到的却不是快乐而是恐怖，因为他看见驴皮已经明显地缩小了一圈，意味着他的寿命也相应地缩短了若干。人们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挥霍自己的生命，丝毫意识不到死之将至，而拉法埃尔却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寿命的缩短。死亡的威胁使他对一切享受都失去了兴趣：“世界已属于他，他可以所欲为了，但他什么也不想要，他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还有一点水可以止渴。但他必须计算尚有多少口水可以解渴，借以衡量他生命的长短……”他不敢再有欲望，不敢再寻求任何快乐，而只是努力设法过一种机械的、没有任何欲望的生活。他再也不能享受乐趣，只觉得“人生的种种乐趣纷纷在我的死床周围嬉戏，好像美女般在我面前翩翩起舞，要是我召唤她们，我就会死去。”这种被判死刑的罪犯所受的折磨，这种垂死病人才会体验到的临终痛苦，终于摧毁了他的健康，击溃了他的意志，把他变成了一具活尸。作者不无遗憾地写道：“权杖在儿童手里是玩具，在黎塞留手里是板斧，在拿破仑手中是使世界倾斜的杠杆……权力只是使伟大的人物更伟大。拉法埃尔本来可以无所不为，他却什么也不曾做。”

与拉法埃尔相比,巴尔塔扎尔的生命则有价值得多。虽然他最终未能完成自己的研究,但却深刻地体现了一代英才“为现代化学所作的努力”,而且显然走在科学之前一个世纪。他的研究远远超过了财富和荣誉的狭隘目的,许多重大的发现都被他自己视为区区小事。他的目标比这高得多,他是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探求大自然无限的奥秘,甚至在咽气时,他的智力仍没有停止活动,还在为没能留下他最后发现的公式遗恨不已。显然,作者在刻画将主人公引向毁灭的激情时,同时以更动人心弦的描绘赞颂了化学家悲壮而绚丽的一生。巴尔塔扎尔的不幸代表着所有天才的不幸。天才由于醉心于探索和创造,往往对世人重视的一切漠不关心。在科学和艺术上他们是巨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则被视为疯子和白痴。这样的人本当属于全人类,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在庸人社会的天平上,则无从衡量其价值。

拉法埃尔也好,巴尔塔扎尔也好,固然都有其鲜明的个性,归根结底却是某种精神现象的代表,带有很强的寓意性质。因而不能深究形象本身有无夸张之处,只能从中体察作者从生活中发掘出的哲理。激情和欲望实际上是《人间喜剧》的真正灵魂,是作者为世间万象探明的真正的“因”,可以说,没有激情和欲望,也就没有伟大的《人间喜剧》。

“为要长寿而扼杀激情,或甘愿做情欲的牺牲品而夭折,这就是我们注定的命运。”这是巴尔扎克向人们指出的宿命,也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命运。在死亡的痛苦与行尸走肉的痛苦之间,他显然宁愿接受前者。像那些纵欲者一样,他不能忍受生活的河流缓慢地、死气沉沉地流逝,而要它像激流那样呼啸着向前奔腾,一泻无遗。法国现代作家皮贡<sup>①</sup>说得好,“巴尔扎克不是别

---

<sup>①</sup> 加埃唐·皮贡(Gaétan Picon,1915—1976),法国评论家和随笔作家。

的,他是一个接一个的欲望,是向着未来的冲刺,这种与一切艰难险阻的较量既是无往不胜的,又是永无休止的。总之,他代表一种永远进取的精神。”巴尔扎克不知疲倦地在生活中搏斗,毫不吝惜地挥霍自己的精力。他在二十年间消耗了常人也许需要六十年才能消耗的脑力与体力。他为了使生命之火增强光度,不惜加速它的燃烧。也许是一种命运的巧合,在《驴皮记》出版二十年后,巴尔扎克的结局竟与拉法埃尔有惊人的类似。他毕生追求荣誉和财富,还梦想和一位有头衔、有财产的贵妇结婚,就在他仿佛一切都如愿以偿的时候,死神召见了,当时他刚刚五十岁,正当创作的黄金岁月。但巴尔扎克毕竟与拉法埃尔大不相同:拉法埃尔慑于死亡的威胁,几乎不敢运用驴皮赋予他的力量;巴尔扎克却充分运用了生命赋予他的全部权力,使自己的一生在高度浓缩的状态下度过,他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完成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最宏伟的建筑。不管旁人对他的结局作何感想,他却是以自身的实践,证明了他在《驴皮记》中对生活作出的论断。

艾 珉

一九九〇十一月

# 驴皮记

献 给

科学院院士萨瓦里先生<sup>①</sup>

斯特恩《项狄传》，<sup>②</sup>Ch.CCCXXII

---

① 萨瓦里(1797—1841)，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科学院院士，巴尔扎克的朋友。

② 英国作家斯特恩(1713—1768)在他的长篇小说《项狄传》中，有个人物为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见解，曾用木棍在沙土上划了一条垂直的曲线。巴尔扎克在本书的开头，也划了一条线，(不过是一条更加曲折的横线)作为一种独特的、图形的题辞。



## 灵 符

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sup>①</sup>，有个青年人走进王宫市场<sup>②</sup>，当时各赌馆按照法律规定均已开放，法律保护赌博这种嗜好，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征税。这青年人略为迟疑一下，便从三十六号赌馆的楼梯走上去。

“先生，请把帽子给我！”蹲在栅栏后面阴暗处的一个面色灰白的小老头突然站起来，露出一副生就的下流相，用生硬和责备的口气对青年人喊道。

当你走进一家赌馆，法律就首先从剥夺你的帽子开始。这是神意和《福音书》的启示吗？或者毋宁说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和你订下一个阴险的契约，向你要求某种抵押品？要不就是迫使你在将要赢去你的钱的那些人面前，保持一种恭敬的仪态？此外，是不是潜伏在社会上各阴暗角落里的警察存心要知道你的帽商的店号，或者你的姓名（要是你把姓名写在帽子里）？最后，也许是为了要量一量你的头骨，以便对赌徒的脑力得出有教益

---

① 《驴皮记》最初于一八三一年出版，书中第一句话是“去年十月底”，即一八三一年，这是对的。但后来有些版本，包括有些定本的全集本，开头都出现有“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这个令人迷惑的句子，其实，书中有些情节发生在一八三一年七月革命后，据此，“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的提法显然有误，但已为多数版本沿用，习以为常，故不更改。

② 王宫指巴黎著名古建筑前黎塞留大主教府，后为奥尔良亲王们的王府，历代屡加扩建，后来在府前建有著名的玻璃长廊，所谓王宫市场就是指这部分建筑物。复辟王朝末期和七月王朝时期，成为巴黎人约会和嫖赌的场所，一八三七年被取缔。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对巴黎这一带的生活场景常有描写。

的数据？关于这点，行政当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你必须晓得，当你向赌桌迈出第一步时，你的帽子已不见得再属于你，就像你可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是在赌博，你，你的财产，你的帽子，你的手杖和你的大衣，都成了赌注。到你出来的时候，赌神却用一种残酷的讽刺手段，让你明白它还给你留下了一点东西，那便是发还你的行头。万一你那顶帽子是新的，你就会悟出该在未进赌馆之前，先花一笔钱给自己做一身漂亮的赌徒服装。

这陌生人的帽子恰好边缘已经有点脱毛，他交出帽子，换得一张有号码的牌子时，不禁露出惊讶的神色，这证明他的灵魂还相当天真；那个无疑从年轻时就沉沦在赌徒沸腾的快乐生活中的小老头，用无神和冷漠的眼光向他膘了一眼，从这种眼光里，一位哲学家也许可以看到医院里的痛苦，破产者的落魄，一群精神受压抑者的笔录，终身的苦役，加扎科<sup>①</sup>的流放。这个人，他那张煞白的长脸，已是全靠达赛<sup>②</sup>发明的骨胶汤来滋养了，他的模样，正是这种嗜好的惨白形象的人格化，在他脸上的皱纹中，还遗留下昔日的痛苦痕迹，他一定是在领到他那份菲薄的薪金后，当天就拿去赌光了的。他像一匹弩马，鞭子在它身上再也不起作用，任何东西都不能够使他有所触动，输得精光的赌徒走出大门时的轻轻叹息，他们无声的咒骂，他们变得迟钝的目光，对这一切他始终无动于衷。他就是赌神的化身。要是那年轻人肯端详一下这看守人的可怜相，也许会想：“这个人一心只想着赌博！”可惜这陌生的青年却没有注意这个能发人深省的活标本，把他摆在这里，无疑是出自上帝的意旨，就像他使所有妓院的门

---

① 加扎科是墨西哥的一条河流，沿岸有一大块土地，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当时法国当局曾把犯人流放到这里。

② 达赛（1777—1844），法国化学家，发明家。这里所说的骨胶汤，是一种廉价补品，在巴尔扎克时代，一般慈善机关都有出售，专供贫民饮用。

上都有个令人厌恶的标志。这时候那青年一咬牙走进了赌厅，在那儿，黄金的铿锵声，对心头充满贪欲的人正起着勾魂夺魄的诱惑作用。这位青年人所以到这里来，也许是受到卢梭<sup>①</sup>所有雄辩的语句中最合逻辑的一句话的驱使，在这里不妨引用一下。我理解这句话的沉痛思想是这样的：是的，一个人可以去赌博，但我想那是在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银币，除了去碰一下运气，便别无生路的时候。

黄昏时分，各赌馆只是一首平凡的诗歌，但是，它的效果却像一出流血的悲剧那样有保证。这时各赌厅都充满了看热闹的人和赌客，一些穷老头子，为了取暖也到赌馆里来徘徊。这里那里，处处可以见到紧张的脸孔，狂欢的场面，从饮酒开始，而准备以跳进塞纳河结束。在这个人欲横流的小天地里，登场人物实在太多，使你无法面对面地看清楚赌魔的真面目。入夜以后的赌馆才是一支真正的大合唱曲，在那里整个队伍都在唱，乐队的各种乐器，也都有腔有调地吹奏起来。在那儿，你可以看到许多有身分的人来找消遣，他们到这里来花钱，就像花钱看戏和吃馆子，或者像他们到一间阁楼寻欢，用廉价购来三个月的痛悔<sup>②</sup>。但是，你可知道一个焦急地等待赌馆开场的人心中会有多么大的疯狂和劲头？早上和晚上的赌徒之间的差别，恰像一个没精打采的丈夫，和一个徘徊在爱人窗子下急得要命的情人之间的差别那样大。只有在早上，勾魂夺魄的嗜欲和真正骇人的需要

---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时代的作家，出生于瑞士，他的名著有《民约论》、《忏悔录》、《新爱洛伊丝》等，他的思想对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有深刻的影响。在他阐述教育思想的著作《爱弥儿》里，曾激烈反对对青年玩纸牌，认为玩牌会给青年带来不良影响，巴尔扎克在这里引用的不是卢梭的原句，而是凭自己的意思引申卢梭的思想。

② 这里是指去嫖下等妓女，染上性病的结果。

才会到来。在那样的时刻，你可以欣赏到一个真正的赌徒，一个没有吃过饭、没有睡过觉、没有别的生活、没有别的思想的赌徒，他那么全神贯注地急于要翻本，不断加大赌注，想一下子把输掉了的钱捞回来，他真是心痒难熬，总希望能赌出一个三十和四十点来。在这个可诅咒的时刻，你将会看见一些宁静得可怕的眼睛，一些可以使你着迷的脸孔，一些可以把纸牌翻过来，并把它吞掉的眼光。因此可以说，赌馆里最妙不可言的时刻，是它每天刚开场的时候。如果西班牙有斗牛，古罗马有角斗士，巴黎也可以它的王宫市场来自豪，在这里，扣人心弦的轮盘，给人带来了欣赏血溅沙场的快乐，却不致使观众有滑倒在血泊中的危险。如果你想偷看一眼这个决斗场，那么，请进！……多么简陋呵！齐人高的糊壁纸上沾满油垢，墙上没有一幅使人看了头脑清醒的图画。在那儿，甚至连一个便于上吊的钉子都找不到。地板已经破旧，而且很脏，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在大厅中央。一些普通的草垫椅子，密密地摆在桌子四周，桌上的绿毯已经给金币磨破了，奇怪的是到这里来寻找财富和奢侈，终至倾家荡产的赌客，竟然对这样的简陋设备毫不在意，人类这种完全相反的现象，可以说，凡是人的精神对它自身起了强烈的反作用时，便随处可见。一个在恋爱中的男子，愿意把他的情妇置于绮罗丛中，让她穿上东方柔软的丝绸，可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却是在粗硬的床上占有她。野心家梦想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同时自己却不惜奴颜婢膝卑躬屈节。商人在一间又湿又脏的铺子里辛辛苦苦地赚钱，却在别处盖起高楼大厦，有朝一日，他的儿子，来得太早的继承人，将因为兄弟闯墙而拍卖财产，被从大厦里赶出去。总之，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一家赌馆更令人厌恶呢？多么奇怪的问题啊！人类总是爱和自己闹对立的，他用自己目前的痛苦哄骗自己的希望，又用并不属于自己的前程，来欺骗目前的痛苦，

人类的一切行为，无不打上自相矛盾和软弱的烙印。世上再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完整的了。

当这年轻人走进赌场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了几个赌客。三个秃顶的老头子，懒洋洋地围坐在铺着绿毯的桌子旁边；他们那石膏般苍白的脸孔，和外交官的脸孔一样不动声色，表明他们的精神已经萎靡，他们的心情早已不惯于激动，即使是把老婆的陪嫁孤注一掷也无动于衷。一个黑头发、橄榄色脸孔的意大利青年，默默地支着肘子，坐在赌桌的一端，似乎在倾听那种老是在赌徒耳边叫唤的秘密预告：是的！——不是。这个南国青年心里渴望的是黄金和火热的生活。七八个看客站成一条长廊，在等着看命运给他们安排的各种场景，赌徒的脸色，银币和钱耙子的动作。这些游手好闲的人站在那里，寂然不动，聚精会神，就像老百姓站在沙滩广场<sup>①</sup>上，等待看刽子手砍掉人头。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穿着破衣服，一手拿着记录簿，一手拿着大头针，把已出过的红点或黑点做出记号。这是一个现代的坦塔罗斯<sup>②</sup>，他是那类只能在他们时代的一切快乐生活之外过日子的人物，是一个没有钱财，却喜欢在想象里下赌注的吝啬鬼；是那种以虚构的空中楼阁来安慰自己的穷苦的半疯子，他喜欢与恶习和危险玩耍，就像年轻的神甫在做白弥撒<sup>③</sup>的时候，用圣体戏耍那样。在庄家的对面，有一两个狡猾的投机家，他们是赌场中善看风色的老手，像古代的苦役犯，再也不怕船上的漕刑，他们到这里来只想碰三下运气，赢了钱立刻就拿走，因为他们要靠这

---

① 沙滩广场，即今巴黎市政府广场，古时候是处决犯人的刑场。

② 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因得罪众神，被罚受饥渴之刑，永远是水到唇边不得喝，果子到手边不得食。后人因此用来比喻那些渴望所欲，却永远不得满足的人。

③ 意思是他做弥撒的时候并不诚心诚意。

些钱来生活。赌场里的两个老伙计袖着手在大厅里懒洋洋地踱来踱去,不时从窗口向花园了望,像是有意拿他们扁平的脸孔做招牌,给过往的行人看。正当庄家和帮手以冷酷的眼光向赌客狠狠地扫了一眼,并用尖细的声音嚷道:下注吧!的时候,恰好那青年人打开大厅的门走进来。场内的空气顿时显得更沉寂了,大家都好奇地掉转头来看新来的赌客。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老人们发呆了,赌场的雇员都怔住了,所有看客,甚至那位狂热的意大利赌徒,在看见这陌生人的时候,心中都掀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情绪。因为在这个赌场里,即使痛苦也应当不动声色,穷困也应装作快乐,绝望时也要彬彬有礼,在这种场合里,要得到别人的怜悯,难道不需要有极大的不幸?要引起别人的同情,难道不需要十分的软弱?或者要使这里的人灵魂受震动,难道不需有异常凄惨的外表?事实上,那位青年人走进赌厅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赌徒冰冷的心都打动了,因为引起这种新的感觉的种种条件,在这青年人身上恰恰都已具备。何况,即使是刽子手,面对被以革命的名义判决砍掉金黄头发的脑袋的处女,有时候不是也会为她们一洒同情之泪吗?

一眼看去,赌客们就从这位初次涉足赌场的青年脸上看出了他心中埋藏着某种可怕的秘密;他青春的脸部轮廓,优雅中带有忧愁的阴影,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未实现,他的无数希望都已落空!决心自杀的人那种充满忧郁的麻木神情,给他的前额蒙上一层病态的惨白色,痛苦的微笑使他的嘴角泛起了两道浅淡的皱纹,而他脸部流露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更使人看了难受。在他眼睛深处闪烁的某种隐秘的天才的光芒,也许已被情欲的疲劳所掩盖。是不是放荡生活已在这一副从前是那么光彩,如今却这样颓唐的高贵脸孔上打下了肮脏的烙印?医生们无疑会把眼睛周围的黄圈和面颊上的红

晕归咎于心脏病和肺病，至于诗人们也许更愿意把这种征兆看作是刻苦钻研学问造成的损伤、熬夜苦读所留下的痕迹。但是，比疾病更致命的情欲，比钻研创造更无情的疾病，却使这青春的脑袋受损，使这活泼的肌肉萎缩，使这颗仅仅被狂饮暴食，学习和疾病擦伤一点儿的心给绞碎了。正像一个著名的罪犯来到监狱，被其他囚犯怀着尊敬的心情欢迎那样，这一群人世的恶魔，受苦的行家，也在向一种空前的痛苦，向他们用眼睛探测到的一种深刻的创伤致敬，并且从他那种庄重中带讥讽的神情，从他那身寒酸而不掩其优雅的衣服，认出了他们的王子。说实在的，这个青年人倒真是穿着一件很雅致的燕尾服，但是，他的背心和领带之间的衔接，实在处理得太巧妙了，使人怀疑他里面是否还穿着衬衫。他那双手像女人的手那么纤丽，但是否算得上洁净还值得怀疑；事实上，他已经两天不戴手套了！如果那位赌场帮手和赌场伙计看见他都禁不住发抖，那是因为这青年人纤瘦优美的身材和薄薄一头天然的金色鬃发所焕发出的天真未凿的神采把他们迷住了。他的面容只有二十五岁光景，他的沾染恶习似乎只是出于逢场作戏。他旺盛的青春活力，还正在和涉足不深的淫邪生活所造成的损害作斗争。光明与黑暗，空虚和存在，正在他身上进行搏斗，因此在他身上同时流露出优雅和可怕的特征。这青年人到这儿来就像一位失掉灵光的迷途天使。以致所有在场的恶习和稊行的老行家，就像掉了牙的老虔婆看见一个即将堕落的漂亮少女，动了恻隐之心，他们几乎要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嚷道：“你快出去吧！”可是，这青年人竟一直走向赌桌，站在桌边不假思索地把手里的一枚金币向桌上抛去，那金币正好滚在黑点上；然后他像意志坚定的人憎恶纠缠不清的诡辩似的，用好斗而又冷静的眼光向那位赌场的帮手瞟了一眼。

这青年人下的赌注关系如此之大，以致在场的老头子都停